

重訂四書說叢

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五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怨慕章

大舜○一○生○心○事○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怨○出○於○慕○如○不○慕○則○不○怨○矣○孟○子○逐○段○形○容○雖○是○解○怨○字○之○惑○却○重○重○照○顧○慕○字○非○是○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以○前○是○說○怨○人○少○節○是○說○慕○也○管○云○怨○者○戚○戚○然○若○有○所○歎○慕○者○皇○皇○然○若○有○所○求○蓋○舜○之○不○得○乎○親○其○心○必○反○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若○但○說○怨○已○之○不

得乎親而思慕。終疑於怨天怨親矣。正合父母之  
不我愛意。但須渾融說。我竭力耕田四句。言竭力  
耕田。不過子職中之一而已矣。孝聚百順。其他欠處  
甚多。不識父母之不我愛。在那一件。徘徊自問。引咎  
負愆。此大舜一生怨慕的真心事。此處正對不得不  
怨之意已盡。下文又挑剔形容之。高中玄云。四句正  
所謂愆也。孝子意補在虛處。此於而已矣。何哉。字面  
非不有會。但怨慕正意。無歸實處。今定從舊說。觀  
竭力耕田句。則知舜往于田。是賤逐之也。賤亦國君  
應有田祿。而辱子遠耕。入罵妻做子之讒耳。舜所以

號泣也。原旨云。帝使其子節是敘事。是舜之迹。天下之士悅之。是從上節中抽出議論。是原舜之心。與百里奚虞人二節體製略同。說怨猶有怨親可疑。憂則別無可諉。故拈憂以替怨字。憂正自慕生也。憂之所以難解。正以舜之慕非常人。隨妻子富貴。遷遷之慕。而猶是孺子之慕耳。人少則慕父母。而舜經歷了許多可喜可願之事。亦只知有個父母。依然孺子。故曰大孝。曰五十而慕。見他已前可動的境界。都歷過了。此時不動。又無可動。故曰大孝終身慕父母。或以帝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

畝爲疑。曰：此未知大道爲公之世也。三代以前，天子多從農中，湏出苟得其人，在彼猶在此也。何人我之有，胥天下而遷之，遷平陽乎？抑建舜都乎？曰：非遷都之謂也。猶言將舉天下而禪之也。書詞四岳揚舜之日，叟已底豫矣。曰：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何也？曰：此以四岳視之，舜之心不爾也。舜視嚚傲，有一分之未格，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也。此只舜知之，他人不知也。大抵萬章上第，不獨答章蒙多據理，不暇推敲之詞。卽孟子亦多形容擬議之旨，不如是不足以窮事理，以極致而見聖賢之用心。讀者不可以

詞害意也。

娶妻章

按書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鴻汭嬪于虞則舜尚二女之時瞽瞍亦允若而象亦化其傲矣微獨焚廩浚井之事無之卽不告而娶亦未必非後人臆度之譚也。孟子只欲發明聖人處變之心故就事論事如此耳。真西山云使其有是處之不過如此可謂善讀古人書者矣。講錄云堯不難於制瞽瞍而難於處舜。

告之瞽。瞽定有違言。瞽一有違言。舜決不敢就而堯亦難於強舜矣。故但治之以君法。不論舜之告與不告。瞽之知與不知也。權非聖人不能用。亦可見矣。舜唯見得廢人倫以懟父母太。故告爲輕。使無堯之君命臨之。則舜亦不敢聽之不告。堯知瞽之必不從告。又知舜之必不忍違瞽。故不明言其所以。只以君法行之。使瞽與舜皆若非舜之所得主而不得不然者。二聖真所謂人倫之至。正唯未嘗不知其殺而憂喜一聽之。弟。憂喜一聽之。弟而又非僞。所以爲聖人之用情。使其間稍有一念之萌。卽術也。卽欲不入。

於僞不能矣。或問象曰夔陶思君。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只此轉非聖人不能。洪覺山云舜未嘗動心。更何用轉。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而他日封之。有庠。使吏治其國。使不得暴民。聖人之順應。曲當如此。故曰察於人倫。

殺舜章

王元美云。舜之誅四凶而封象也。果何居。曰得罪於天下。雖弟無赦也。得罪於已。雖疎無誅也。况親其弟乎。書曰瞽瞍亦允若。象且化之矣。謂聖人而修匹夫之愆於弟也。疑問補云。舜雖友于之極。然於傲弟



未嘗無怒無怨也。但不藏不宿耳。不藏不宿。而唯知親愛。此聖人之所謂友于也。彼外假怡怡之名。而小嫌介意。仇結而不可解者。不知獨何心也。又云論放象說到豈得暴彼民哉。可謂兩全無害矣。又雖然一轉說舜欲常常而見原歸到親愛其弟。上是謂獨得聖人之心。疑問云天子使吏治其國。固是使象不得暴虐其民。亦是愛親之深而慮之遠。使得保全終享其茅土也。陽明象祠記亦有是論。初問云常來朝者。不但是欲展親親之情。使之常見政事禮法。忠孝誠敬。則自有熏陶轉移處耳。聖人卽是親之愛。

之中自有許多節文如此。

此章亦有二疑焉。或疑瞽瞍卽惑後妻愛少子何至有聖子而欲殺之。金履祥曰史記虞氏自幕以上皆有國。至瞽瞍亦無違命。則虞固有土之君也。瞍或老悖欲廢嫡立幼而象亦思以弟奪宗。故造殺謀理。或然也。又疑舜都蒲坂有庠。今隸湖廣。又廣西有象祠。皆非中土也。欲常常而見之者固如此乎。金仁山曰古者萬國各世其地。舜欲封弟必不忍奪以與之。亦視九州閒田以封之耳。雜書載舜葬蒼梧。象爲之耕。今舜陵亦在道州九疑。安知南巡蒼梧非以政接有。

庫之事乎。

咸丘蒙章

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古語本是形容臣子之盛德。當世遂倡說臣堯。臣父。卽人心敢於萌。此一段意思。人口敢於述。此一段議論。便是無父無君。人心之夷狄。猛獸矣。孟子辨臣堯。說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辨臣父。說到爲天子父。以天下養。祇載見替。夔夔。齊栗義正詞嚴。顯是爲戰國人心重關一字。宙故曰。孟子之功不在三聖下。是爲父不得而子也。依舊說孟子亦非正解。古語有說作因其誤引之意而反。

詰之似好。蓋大段意重子。雖盛德無不得子上。不重感化上。卽引書亦重首二句。不重末句。正破其容有感之謬耳。

堯以天下章

小心齋劄記云。堯以天下與舜有諸。此問大奇。二典三謨。經孔子親手刪定。這件事載得明明白白。不如洗耳沈淵之說。出自玩世之徒。寓言以張其高者比。這又是極好的事。不如割烹瘠環之說。出自阿世之徒。借口以文其奸者比。何須要問萬章。蓋亦見得聖人當此時。方做此事。揖讓與征誅。都是一箇道理。流

出○非○故○爲○矯○激○薄○其○子○而○厚○其○他○人○博○個○名○兒○世○間  
乃○有○艷○慕○而○依○倣○之○如○子○瞻○子○之○之○流○者○既○屬○可○笑  
况○以○爲○可○得○而○與○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取○以○爲○可○得  
而○取○則○亦○將○以○爲○可○得○而○奪○與○而○取○順○也○猶○可○言○也  
奪○而○與○逼○也○不○可○言○也○世○間○安○知○無○借○與○之○名○文○奪  
之○實○以○欺○天○下○天○下○且○受○其○欺○而○不○覺○者○如○此○亂○臣  
賊○子○且○接○跡○而○起○矣○尤○屬○可○懼○以○故○特○尋○這○話○柄○將  
來○做○個○疑○端○就○中○一○段○意○思○最○爲○深○至○孟○子○答○得○却  
又○大○許○徑○將○堯○舜○放○在○一○邊○不○說○只○說○個○天○子○不○能  
以○天○下○與○人○恰○打○着○萬○章○心○上○事○於○是○萬○章○就○不○能

二字委曲詰難。一層入細。一層直窮到底。孟子就不  
能二字。反覆分割。一節痛快。一節直透到頭。發出天  
地間至當不易的道理。闡出古今來未經人道的議  
論。然後知聖人心事。真如青天白日。非惟不以天下  
爲重。愛而戀之。抑且不以天下爲輕。藐而擲之。卽好  
事者流。何得執禪繼征誅之跡。妄肆雌黃。然後知天  
下公器。幽有百神。管着明有百姓。管着非惟天子欲  
與人。而不敢抑。且欲與人。而不能一切奸雄亦可消  
却許多痴夢。其有功於世教大矣。疑問補云。以天  
下與歸之天。而天與終歸之民。與是議論有根據處。

彼無德及民而暗好天位者自不得以堯舜藉口矣。南河陽城之避有意歟無意歟何異莽丕之讓九錫哉。楊用修王元美駁之矣箕山更無謂蘇子由譏其不度德何辭也。焦弱侯云舜禹之避嫌於逼堯之子而俟其遷也非輕天下而惟恐其不去已也。益非避天下也。三年喪畢政歸於啓。滿盛而不可居也。太甲賢而伊尹歸成王冠而周公罷。宣王賢而共和去。類也。非不可聽而不快然也。或謂三聖皆以避卜人心屬則歸而君之不屬則歸而相之大道爲公之世不必有末世之嫌也。理或然歟。抑孟子形容與賢與子

之天不嫌鋪張其說耶。南河陽城箕山何太確然也。安得不缺疑也。

傳子章

原旨云通章以天與賢二句爲主。自此說起而結之以天也。命也。其辨禹非德衰意已明矣。匹夫以下四節又歷舉以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實出於天而於禹無與也。凡不是人爲處便是天不必紛紛於氣數主宰之說。高中玄云天下與子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



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爲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爲天下也。王  
弼州云。與子私乎。曰。非與子也。與賢也。禹之道卽  
堯舜之道。啓能繼禹之道。便是堯舜之淵源不亡。故  
可以有天下。敬字亦重。禹繼堯舜之道。全在敬。講  
錄云。天與命是一樣的。但自其運於天者。謂之天。自  
其命於人者。謂之命。與舜禹而不與朱均。是天也。亦  
舜禹朱均之命也。與啓而不與益。是天也。亦啓益之  
命也。匹夫四條連絡說。見得匹夫而有天下。必有  
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又須繼世之君。如桀紂

之不肖。有舜禹之德。而無天子之薦。不免爲仲尼。卽有其薦矣。而繼世不如桀紂。亦不免爲伊尹周公。三人俱不重。特借以發明益之所以不有天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斷以趙岐說爲正。林隨泉有辨。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固矣。亦當論其世焉。三代以前。大道爲公。田野間有一人德堪爲帝者。卽挈天下而歸之。非以爲尊崇逸樂之具也。故許由善卷之徒。去之若將浼焉。以天下之不足慕也。降至有夏。風氣日開。卽非若後世之天下而已。非復唐虞矣。觀夫子贊禹曰。卑宮室。惡衣服。若天下已向於華而

禹○以○儉○維○之○亦○異○乎○茅○茨○土○階○相○忘○於○無○言○之○日○矣○  
人○情○無○欲○不○爭○有○欲○則○必○爭○雖○聖○人○亦○無○如○世○變○何○  
也○故○官○天○下○必○衆○聖○斯○舉○家○天○下○則○中○材○可○由○善○乎○  
子○由○之○言○曰○使○有○臣○如○禹○者○吾○知○禹○必○不○以○天○下○授○  
之○矣○以○啓○足○以○有○天○下○故○也○故○傳○賢○之○不○得○不○變○而○  
傳○子○也○非○聖○人○意○也○勢○也○孟○子○論○繼○世○之○君○而○推○至○  
於○桀○紂○見○及○此○矣○獨○其○從○天○下○起○念○而○非○從○一○家○起○  
念○則○所○以○善○承○天○而○非○如○後○世○之○私○天○下○者○耳○然○則○  
謂○繼○天○下○爲○德○衰○則○不○可○謂○非○世○衰○亦○不○可○

割烹章

伊尹聖之任者也。只一任字。伊尹精神已足。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一句最重。從前是聖之任學問。從後是聖之任事功。在畝畝則道在畝畝。在君民則道在君民。若加一毫意念。便不是樂。便不是易地。則皆然的學問。疑問云。非其義也。兩段敘得極妙。樂堯舜之道。認得如此明白。決不肯一毫苟且。而肯以割烹進身乎。非其義也。卽非堯舜之道也。是一直說話。由天下千駟說到一介。只看做一樣。故由耕莘做到伐夏。救民亦只是一樁事。一說此節。是有所不爲。伐夏救民。是大有爲。如此又是兩截。非義非

道而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則是義是道者當如何。伐夏救民。不過是義是道中之一事耳。伊尹原不曾驚天動地。始鸞鸞。旣幡然謂試湯之誠意非也。又謂涵養旣大。出處自不可輕。此亦非也。又一說尹在莘野。旣度世。又度湯。又度已。度數已明知。一出便須做出。放君易姓的事來。故亦徘徊顧惜而不遽忍。旣而審其責之不容諉也。故幡然就之。極爲可聽然。有一說。嘗考尹五就湯。五就桀。初意原欲以忠湯者忠桀。迨聞醉人去不善而就善之歌。乃輪誠告桀曰。亡有日矣。桀拒之曰。日亡吾亡。尹乃復歸於亳。桀是時尚

能起九夷之師。尹猶勸湯貢祭。九夷之師不起。始從湯伐桀。放之南巢。由此言之。謂尹莘野中。卽有放君之意。無是理也。觀孟子於自任天下之重如此。下方接故就湯而說之。語自分曉。然則如何。夏雲渠云。囂。囂。然。曰。幡。然。改。曰。兩。曰。字。皆。孟。子。推。伊。尹。之。意。而。云。非。實。有。是。語。也。蓋。總。是。欲。形。容。任。天。下。之。意。故。抑。揚。其。詞。耳。較。諸。說。長。輔氏云。非予覺之而誰也。蓋既明明德。必須新民。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須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萬世。始得此皆不容已者。自耕莘至救民。敘述伊尹心事已盡。枉

已二節。又抽出議論以證要君之誣。要湯句。是借他語反掉之詞。未引書。見他正天下如此。豈辱身要湯如彼。

戰國處士橫議。其敢於誣聖賢。不待言。然史載伊尹爲有莘氏媵臣。趙良曰。穆公舉奚牛口之下。要湯自鬻。或出好事之口。割烹食牛。似果有之。孟子一切抹殺。以大節目辨其誣。其義何居。蓋戰國之士。節賤極矣。鑽穴踰墻。無不可爲。復藉口迂身行道之案。若曰古之聖賢豪傑。猶然何况末世。章之述人言。未必無諷心焉。孟子則以世之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爲辱人。

賤行而始進不以正者。未有能建奇績於天下者也。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其能維持人心世道處。學者不可不察其微旨所在。而併以史傳爲不足信也。

孔子章

癰疽瘠環。權要不及彌子。在衛在齊。安常無事。倉卒不比過宋。於衛不主彌子。於宋必主貞子。則好事者之誣。不辨自明。聖人之所知者。禮義而已。然進禮退義。而得不得。正未可知。則命也。於此萌一毫衡命之念。而增損吾之禮義以從之。便是無義無命也。可見聖人禮義之未盡。必不先言安命也。禮義之已盡。



又不妄言造命也。此是義命合一。南子可見公山弗臆可應召則不主癰疽瘠環。似不足爲孔子深辨。孟子自言孟子不與王驩言的學問。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下惠之可也。推其旨亦與辨伊尹百里奚同意。

百里奚章

虞人也。節是敘事。下節是議論。原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看出他知幾之智來。卽此知幾說他知衰知興。決知食牛干主之汙。又自此智推說相秦之功。以見其賢。而必其無自鬻成君之事。議論都從虛處起。却

說得的。然有據。

伯夷章

上四節是敘。五節是斷。觀加一。孟子曰。自見。仕止久。速。是孔子之時處。所以時不在焉。照三子看。自見得。初問云。此處若不見得聖心。至精至融。毋意必固我。之妙。便是絕無張主。與世浮沈的人。但常人不由事。勢上迫而後動。是心有所陷溺而然。意念迥別耳。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得盡其一德之中否。朱子云。既云偏。則不得爲中矣。問既偏。何以謂之聖。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非中。

之謂也。集大成二節。是一直意。總是聖之時。直恁難說。故譬之樂。譬之樂不足。故又譬之射。非上是比聖之全。下是比聖之所以全也。疑問云。二節只是一意。上文只有個聖字。不曾有智字。孟子要說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集大成說金聲而玉振之也。就重在金聲二字。看本文先下金聲二字。下說而玉振之也。自見因承說金聲也者四句。見得有始方有終。遂承說始條理者四句。事只是一事。然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論孔子之聖之時。已七八分了。而較未爽快。因復舉聖智二

字。譬之射者之巧力。射者心目明巧。將一個正鵠。完全在胸中。然後可用挽強破的之力。是巧居其先。力居其後。巧可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故說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非有始條理者。則無終條理者。可見聖由於智。非有巧以運於先。卽力能至之。亦不足以中。可見至聖之必由於智。是則孔子之所以爲聖之時也。二節總說得聖由於智。○此說論理。未嘗不是。但孟子語氣。由時而譬之。集大成。由大成而逗出聖知。由聖知而譬之。巧力又由巧力而歸重於智。意雖貫通。語自次第。若早洩其

四書說義

旨則末節不得力耳。口義云有音可名故曰小成。無音可名故曰大成。初問云始條理終條理。只是一個條理之始終。非兩個條理也。知行原在一處。原是合一。要識得此意。朱子云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到之號。有先後而無淺深也。聖而不智如水母之無蝦。亦將何所到乎。問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三子只有力無智否。朱子曰不是無智。知處偏故至處亦偏。如孔子則箭箭中紅心。三子則東西高下。不能教中在紅心。緣他當初見得偏。故至處亦偏。曰如此則三子不可謂之聖。曰不可謂聖之大成。畢竟

那清是聖之清。那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和不過如此。陽明云。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鄒東廓云。樂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此諸孔子有大小偏正之殊。所以可爲小成而不可爲大成。可以得至而不可得中耳。

管登之云。人有聖於乾元者。此孔子所謂吾不得而見之聖人。孟子則以爲聖而不可知之神人也。聖不可知。非聖於乾元而何。人有聖於坤元者。此孔子所

四書說叢

卷三

五

三

謂中心安仁。天下一人之仁人。孟子卽以爲大而化之之聖人也。大而能化。非聖於坤元而何以。至譬力以中譬巧。見得時中之至聖。與天相通。全從智體。巧妙中來也。蓋亦窺到神境。卽是智境。聖而不可知之處。卽是智仁合體。天下一人之歸元處。而竊疑孟子之學未到此。又云。巧力二譬。暗合於乾九三之傳文。傳文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幾非巧乎。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存義非力乎。然而至之終之之間。尚有幾微在。夫子其中乾元之的而力亦至者乎。孟子與夷尹惠三子。其中坤元之的而力各至者乎。曰。然則孔

子發皆中的乎。曰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寧有不中之的。倘亦有未至時否。曰小子不知也。乾元之的。易中而難至。爲其立於先天之上。不落識田。故坤元之的。難中而易至。爲其立於後天之中。不離方寸。故孔子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是時命中之的。寧有一矢不向乾元中心者。而猶望有窮神知化之聖的在。故曰聖則我不能。以是知孔子上達乾元之力。猶未敢自信其已至也。的的皆至乾元。必也從心以往乎。學至坤元之的。則與至乾元。思過半矣。又云。然則夫子上達乾元堂室。在何年。曰難言哉。孔子



聖由天縱。故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智似遜於堯之如神。則生知之量。猶未滿。故曰好古。敏以求之。亦可譬善射者之優於力。而微憾於巧也。當十五志學時。則巧機動而力亦隨之。是時已全具聖體。胸中無分毫染汗。天下一人。萬古一息。是其本來性天也。特聖力未充耳。一進而立。再進而不惑。力漸充矣。聖力充。則智巧愈充。至於五十而知天命。則運巧而力不運之始也。漸到耳順從心。上達乾元。而巧力俱泯之無用。則可以再造坤元矣。○先生屢伸乾元坤元之說。以乾元無首。坤元有首也。用九之極。是曰知化育。

之至誠。用六之極。是曰贊化育之至誠。故以中庸至誠。至聖二案。爲孔子從心以後境界。其文甚多。不能載。

北宮錡章

通章。天子重看諸侯之去籍。無天子也。惡其害已而去籍。唯恐有天子也。說天子一位。便見各分凜然不可好也。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便見大小截然不可僭也。觀天子之臣。且視侯視伯視子男。則天子之重可知矣。卽不能五十里之附。亦天子附之也。在官代祿之差。亦天子差之也。周制之內外相馭。大小相維。

若此則諸侯惡而去之。固天子之所必誅也。講錄云。天子一位節。是班爵之大略。天子之制六節。是班祿之大略。天子一位六句。統言班爵之通於天下者。君一位七句。分言班爵之施於國中者也。天子之制節。通言班祿之通於天下者。天子之卿五節。分言班祿之施於國中者也。又云。天子一位。君一位。提起看。一位字俱重。見得有一定之分。截然而不可亂也。君一位。君字兼天子大國次國小國之君言。又云。天子之卿節。亦見有尊天子而重王畿意。受地是受田。猶俗言田地也。侯田三萬二千畝者。卿視之亦三

萬二千畝。伯田二萬四千畝。大夫視之亦二萬四千畝。子男田二萬六千畝。元士視之亦一萬六千畝。若云視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地。則天子畿內方千里。六卿八大夫。二十一元士等人。安得有許多分地。中士下士不說及者。想亦視附庸耳。又云。卿以上三國等不同者。以上之祿寢厚。苟不爲之殺。則恐地之所出者不足也。大夫以下三等國皆同者。以下之祿寢薄。苟又爲之殺。則恐臣之所養者不給也。祿足以代耕。兼下士與庶人在官者說。末只說庶人在官而不及下士者。想下士之祿無五等。只等上農夫耳。

又云耕者之所獲節甚輕。只因上文說同祿而未說明同祿之中有不同處。故又說此一節。

周家封建井田原相表裏。封建自上制下者也。爵祿之籍廢而百里五十里七十里之制不遵。有諸侯而擬天子者矣。井田下奉上也。經界之籍廢而上中下之農之田不給。有履畝而稅什一者矣。上則僭乎君。下則剝乎民。以文武強幹弱枝之良法。而漸成脛大於股之陋風。故曰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雖然使天子無失其柄。諸侯即欲去其籍而不能。故論世者亦交譏焉。按孟子所言果是略耳。周禮雖後出而

其制獨詳。儒者又以傳自劉歆。且引孟子其詳不可得聞之語以攷之。遂不得等於漢儒之王制。不亦固乎。

問友章

不挾至晉平公。亦可以止矣。孟子何以猶少之。蓋友也者。友其德也。友其德必真有貴德之賓。而後可。非僅忘己之勢而已也。故由三人之不挾。推而進之。必如堯之友舜。乃爲真友德者耳。友德從不挾。生來而不挾。便當不得友德。然終於此而已矣。是總一章轉頭話。不專少平公也。迭爲賓主。只是略上下而

交際往來便是。非堯爲主則舜爲賓。舜爲主則堯爲賓之說。此初降馮汭未納百揆時事也。

交際章

萬章見孟子不辭宋薛七十五之餽。於齊雖不受。祿而頻受其賜。竊疑其不當。如是。不知孟子全爲事道計。故引孔子以證之。或疑孟子之遊齊梁。的是孔子以有道易無道心事。但辭受取予處。未免稍寬。一針論至事道獵較亦精析矣。猶疑孔所委蛇者一時之風俗。孟所委蛇者一身之藩籬。將無說歟。曰時不同也。孟子之時。竊國之諸侯爭以下士相高。其下

士之意非也。而風則可尚也。孟子急乘其折節之虛意。以顯賓臣師臣之節。而寬論其餽問之所自來。以爲接言通情之階。孔以獵較爲兆。孟以交際爲兆。同一事道不得已之苦心也。然無處而辭百鎰。將行而辭萬鍾。其介未嘗稍貶。則事道之意愈明矣。章亦知孟子是事道者。尚疑事道中多此一段委曲耳。觀其問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仕道歟。意可想見。孟子則以欲事道。則交際自不可却。孔子便是左證。管云。章問諸侯之取民猶禦。而孟子言比。今諸侯或誅或教爲詰詞義俱重。何爲其然也。蓋問者答者皆不



指加賦之小苛。上爲戰國諸侯之猶禦。如晉楚二大國。則併人國而田之。如齊梁韓趙四中國。則壤君土而國之。此王法之所當誅者。而士君子居其國。未免受其餽。故充類而有此辭也。舊說先薄正以下。俱是說孔子委曲以事道之事。爲之兆也。五句只重示可行而不爲悻悻意。不重決去意。愚謂卽說不行而後決去。亦正事道本肯。不必拘拘。見行可亦只是委曲之事。不可說得太好。舊說際可於衛靈公。養於衛孝。正是孔子當日之交際。挽足前意。愚意只閒閒說孔子委曲事道如此。則交際之不當却明矣。蓋此章

原借交際以發事道之深情。非以仕止明辭受也。融會大意自得之。

一說商受十四字非衍也。夏云言三代一法並無異說。至今猶爲嚴憲。如之何其受之。管云殷受夏周受殷。亦以戰伐得之。近於殺越。唯其當於道義所不辭也。故於今爲烈。若貨從禦得。則傷義甚矣。如之何其受之。

仕非爲貧章

此章專重行道。首說仕非爲貧也。便見仕以行道也。卽爲貧仕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至抱關擊柝極矣。

然亦未嘗無道可行也。如孔子爲委吏則會計當，便是道。爲乘田則牛羊牝壯長，便是道。可見道與仕俱。卽卑貧猶然，况高位乎。彼位卑而不免於罪者，正以不行道而高言於位外耳。若夫立人本朝，夫孰得而罪之，而乃尸曠而道不行，可耻孰甚焉。正應任非爲貧句。兩曰字與言高言字相照。其不言高處正是行道處。

士之不託章

容卿可爲而祿不可受，祿不可受而餽常不却。此其義之精析在毫釐間，故不得不問。士不敢比於托

國之諸侯。而又不安於爲臣。顯是以身夷於編民。而亢其道於賓師之列。故君而氓我也。周則受之。君而賓師我也。五僇則標之。孟子將朝王。以召而止。卽是此理。孟子說悅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養。又直說到堯之尊養舜。意殊婁婉。可想又於齊。非我志也。的心事。管云。余始讀子思之言。而疑其無是事。旣以老萊諷諫事君一事叅之。而信其有是理也。觴一濫。遂爲子夏之徒。田子方途遇子擊。不爲禮。而曰。貧賤者驕人。○按老萊問子思。何以事君。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曰。子性不可順也。又以齒剛舌柔規之。子思曰。吾不能舌。故不能事君。卽其爲臣之不肯爲舌。則未爲臣之不懈爲齒。

可知。講錄云卒之一字亦見子思發之不暴處。古也。者受則延使於內。不受則出於外。標使非逐去之謂也。此訓詁調停之說。還以前論爲正。孟子舉堯之養舜。畝畝爲王公尊賢之準。亦就戰國之諸侯論也。蓋是時七雄之僞節招士氣。亦日養而高。子思孟子乃得抗賓師體面於其間。使其道尊而展布易。亦不得已。救一時之策也。若非竊國之諸侯。自當別論。後舉而加諸上位。卽微五典納百揆之位也。若說禪位之位。則士以天下爲覲矣。

不見諸侯章

前面云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徃役義也。後面云夫義路也。禮門也。通章以二字作骨。卽子思之不以友滿繆公。虞人之不以皮冠應景公。亦只是守此禮義耳。講錄云多聞以下五節。總是反覆以明不徃召見之意。非是上二節言君不以召士。虞人三節言士不可以召見也。繆公以友得子思。尚加於召一等。景公以皮冠招虞人。比其本分尚高二級。而二子不受。况士而可徃召乎。此文字善挑翻處。原旨云君子非是自高。定要國君來求我。只原平日認得一個禮義。事事皆在上面行耳。夫是不徃見而徃役之義不

是○別○的○由○吾○心○而○制○之○便○與○路○一○般○舍○此○便○一○步○行○  
不○去○是○不○敢○見○之○禮○亦○不○是○別○的○由○吾○身○而○檢○之○便○  
與○門○一○般○舍○此○便○出○入○無○所○措○人○人○共○由○共○出○入○却○  
認○曲○徑○邪○竇○作○門○路○者○多○唯○君○子○能○由○是○而○不○舍○出○  
入○是○而○不○離○耳○而○肯○應○非○禮○非○義○之○召○乎○由○字○出○  
入○字○從○路○字○門○字○生○來○亦○却○有○意○禮○義○之○細○微○曲○折○  
最○多○曰○由○曰○出○入○有○盤○旋○回○蕩○於○此○而○不○出○其○腔○子○  
意○如○下○文○孔○子○應○召○亦○是○由○義○出○人○禮○處○君○欲○見○  
之○召○之○則○不○往○見○之○是○禮○義○孔○子○當○事○有○官○職○則○以○  
其○官○召○之○是○禮○義○禮○義○是○活○動○的○

一鄉章

疑問補云。首段語氣雖平。照下段看來。似本如是其爲志。故如是其爲友耳。倘不以一鄉自足。則必進之一國矣。倘不以一國自足。則必進之天下矣。此以友一說。孟子教人見善便取友。如貪賈入市。見物便收。看斯字最妙。一鄉之善士等句。泛就人之有善者說。非我做一鄉之善士。方去友一鄉之善士云云也。善一而已。豈有鄉國天下之分乎。知人論世。不在誦讀外。然不論世不可謂知人。不可謂誦讀論世而我



之世。卽古人之世矣。故曰尚友。

問卿章

疑問云。段中反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懇懇惻惻。直到無可用情處。此方是反覆。有毫髮自欺未盡。不可質諸鬼神。是吾忠誠之未至也。不可便說易位。便要去。觀微箕比干之於紂。伊尹之於太甲。此是樣子。又云。貴戚之卿。必待大過方諫者。亦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之意。管東溟云。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慰之曰。王勿異也。此可驗其善養浩然之氣。王色定然後敢問異姓之卿。此可驗其

足用爲善。

卷十五

終

重訂四書說義卷十六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杞柳章

管子測義云讀告子篇當知生之謂性一句此告子論性之宗旨也杞柳之喻本於此湍水之喻本於此食色仁內義外之論亦本於此未嘗少變其說朱子以荀子性惡之說論杞柳以楊子善惡混之說論湍水此亦充類至義之盡而非告子之性宗也告子之性宗于變萬化不出生之謂性一句不獨告子逃此

句不得。卽孟子以性善標宗。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亦何嘗離得此句。但告子之認生處。與孟子之認生處。別耳。又云朱註曰。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以天理訓性。亦未確。理卽義也。告子旣外義。豈不外理。直以人心之不資於見聞。不鑿於思慮者。爲性耳。如甘食悅色。便是。故以性爲杞櫬。而仁義則同於鑿混沌之七竅矣。豈惟梧椹。初但以義屬梧椹。繼亦兼仁說。而曰以仁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梧椹。何也。告子見得仁上。唯愛親之天理。與悅色之人欲爲性。生至於親親而仁。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

政便出矯揉而非性生之本然矣。此亦非孟浪之言。而世附會於朱註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也。視告子太淺矣。

湍水章

杞○柳○言○善○惡○皆○性○之○所○無○。湍○水○言○善○惡○皆○非○性○之○所○能○主○。不○能○自○主○。所○謂○無○善○無○不○善○也○。說○者○須○知○告○子○總○理○前○說○。亦○與○或○人○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自○不○相○濫○。孟○子○就○東○西○中○指○出○上○下○二○字○。告○子○便○動○不○得○。生○之○章○。生○之○謂○生○。告○子○亦○未○嘗○不○是○。只○是○見○得○統○體○了○。不○能○

拆。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牛。之。性。折。之。便。無。可。解。南。軒。云。告。子。曰。生。之。謂。性。程。子。亦。云。生。之。謂。性。告。子。曰。食。色。性。也。孟。子。亦。曰。口。之。於。味。性。也。蓋。其。言。未。嘗。不。是。也。所。以。言。非。也。淮。海。近。語。云。生。之。謂。氣。生。之。理。爲。性。生。則。人。物。之。所。同。理。則。人。物。之。所。異。若。知。人。物。之。所。同。人。物。之。所。異。便。指。生。之。謂。性。亦。無。不。可。管。云。孟。子。兩。詰。而。兩。然。之。孟。子。非。不。知。告。子。之。不。肯。求。諸。心。也。欲。引。之。辨。入。人。獸。性。之。幾。希。處。耳。故。直。指。而。詰。之。口。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可。謂。中。告。子。食。色。是。性。一。

語之頂門針矣。

管云。此章爲告子論性之源頭。與孟子論人與禽獸  
幾希之大致。纔入辨端。而不合卽止。不但孟子之意  
未盡。而告子之意亦未盡也。彼此皆若相持而不肯  
相下者。注以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一筆勾之。鹵  
甚矣。○按管子以論性不從無極太極源頭上論。但  
從一生論。斷不能逃告子生之謂性一句。故論孟子  
之性善。必原始必反終。而以分犬牛人性而二之。爲  
不足以服告子。遂以此章爲未了之案。不知孟之性  
善。雖可以原始而通之天命之初。亦可以反終而極

於易惡至中之後。但其提性善宗旨。則亦是於人物。有生之後。而印會於兩儀未判之先。觀其言曰。乃若其情云云。可見卽告子所謂生。亦指人生之後而言。故曰食色性也。亦初未嘗說到犬牛與人同。有是本來之生性也。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此西來以後語。告子時尚未有也。又云周元公大程夫子而降。罕透此宗。亦未必然。朱子嘗言之矣。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大不同。

### 食色章

從先維俗議云。仁義性也。食色亦性也。孩提之童。失



孔則啼。仁義豈能勝甘食之性。知好色則慕少艾。仁  
義豈能勝悅色之性。性介善惡之間。似是確論。何必  
歸宗於性善之一案哉。義在太極圖說。無極而太極。  
性體也。太極未分兩儀。其體純是至善。及乎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亦必先見仁義之端。而後見食色之端。  
何者。食色之端。必見於人物分形之後。而仁義之端。  
已見於太極動靜之初。太極一動。便是仁體。一動而  
又一靜。便是義體也。測義云。告子謂性。是生來之  
物。不是修來之物。此論與天命之謂性。天生蒸民。有  
物有則。俱相通。其曰無善無不善。亦通。夫子性相近。

之旨。但其所謂生者。向在食色上。不向在仁義上。又謂仁在性內。義在性外。則與有物有則之義相違。此其所以受孟子之敲推耳。然而仁內義外。告子亦非浪說。蓋性必與生俱生。不由外鑠。仁愛根心而出。正與甘食悅色之性一揆。故謂之內。如節飲食戒漁色。則義也。義必從先王之禮法。及師友之熏陶得之。故謂之外。此杞柳桮棬之說所自起也。果如此說。則物則非性。而物欲是性矣。故違於有物有則之義。孟子直從物則上論性。此則隱然通極於天命之初。而其說不可易。愚謂告子本以仁義爲皆非性之所有。

故曰食色性也。當下卽是不待安排。所謂生之謂性。其本旨也。旣聞孟子犬牛人性之鍾。故就其所謂生者而體味之。覺食而甘之色而悅之。此甘之悅之情。亦是愛之根於中而不可已者。故曰仁內也。非外也。若義則斷是外也。非內也。其所謂仁。不獨非仁。民愛物統體之仁。卽所謂親親之愛。與食色一揆者。亦非。告子立言之旨。但言食色則親親亦自不能外耳。第其發論似不在是。管云。義外亦不專以敬長言。卽仁中許多條件。不從孩提之性生來者。便屬義。此論極是。告子所謂仁亦只說得愛耳。愛是情。不是性。若

窮到何以不得不愛處便是中庸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仁既內矣。卽欲以義爲外不能矣。告子認食色是性者。故白馬白人卽以色折之。嗜炙卽以食通之。

行吾敬章

仁○義○所○謂○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因○告○子○分○了○內○外○。故○孟○子○歷○歷○辨○義○之○非○外○。然○內○外○之○名○立○而○議○論○愈○多○矣○。公○都○子○行○吾○敬○三○字○儘○說○得○內○外○合○。

性有善章

三說總是疑性未必善。孟子所謂善直遯之天命之

性如何開口。故不得不以情與才驗之。曰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曰則可以爲善。則不可以爲不善矣。曰乃所謂善。乃所謂無不善也。質言云。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俱是就源頭處說來。總是人皆可以爲堯舜一句宗旨。其實理落於氣。亦有品倫不同。夫子所謂相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但其源頭處。只有個善。無不可爲善耳。性情才俱就一時言。若稍分漸次。便不能不轉展於三說之窠臼矣。疑問云。惻隱之心一節。承上文說來。總是發明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之意。語意一氣不斷。不可破裂分碎。以照上

文。朱子云不能盡其才。是發得畧好。便自阻隔了。不順他道理做去。若盡惻隱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盡羞惡之才。則必當至於一介不取。予祿之天下。弗顧于駟弗視。這是本來自合恁地滔滔做去。正緣人爲私意阻隔。多是畧發動後。便遏折了。疑問云。物則則子妙極。天命流行。物與無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來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此民之所乘。以爲常也。故下一彝字。此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故下一德字。三字總一樣。又云。孟子初只以情與才驗性。引詩見惟皇降衷。厥有恆性。併性。

善源頭亦說明了。孟子真得天命率性嫡傳。乃有此論。陽明云性無定體。論性亦然。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其實皆是性。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不善的。發用上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只因諸儒各執所見。如羣盲之模象。或得其首。或得其尾。或得其背。或得其牙。決裂全體。不能會通。不若孟子從源頭上說爲無弊耳。從先維俗議云。不論性於兩儀未判之先。而論性於人物有生之後。定以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二言立斷案。爲染污。

之習性。能覆本來之真性故也。孟子之性善。但可以論上智。而難以論下愚。荀子之性惡。但可以論下愚。而難以齊上智。告子之無善無不善。但可以論喜怒哀樂之未發。而難以齊已發。或人之有善有不善。但可以齊已發。而不可以齊未發。其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但可以論中人。人上下之性。而不可以齊上智下愚之性。總屬偏詞。偏而不失其正者。性善之論也。測義云。性善固自格言。而善源亦須究得的確。然後可以奪荀楊諸子之說。若只據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與孩提知能之良。而隨聲附和曰性善性



善云爾。荀楊必掩耳而笑之。唯推極本根而窮性情之變態。則不但孔孟周程諸大聖賢其言有五發處。卽公都子所引告子或人之言。亦各有個根據在。雖各有根據而不能不勾銷於孟子性善之一言。則爲人物之性皆從乾元始耳。若孔子之言性相近。畢竟與性善之言稍別。其言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畢竟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言稍別。反似落第二層義。然者豈孔子故秘此第一義。以待孟子之提唱哉。蓋有由矣。古人論降衷之初。性命常合。論受中之後。性命常分。孔子以相近言性。性合於命。正從人生而靜時說。

孟子以繼善言性。性合於命。則從人生而靜以上說也。匪程伯子不能洞照及此。此從識仁定性之學體驗出來。見得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善者繼於天命。成性者成於氣質。天命之謂性。性一成而氣質合焉。故論性者當以人生而靜爲本。蓋口生則天命已落於氣質。中曰靜則氣質尚未用事。正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斯時也。斯體也。卽上智未見其遠於下愚。卽下愚亦未見其遠於上智。是以謂之相近也。論性於受中之後。此爲定論。彼言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此以習性濫真性。言性可以

爲善。可以爲不善者。則直指習以爲性。尚未透人生而靜之本體。豈知以上事。故非定論。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則已窺到人生而靜之時。但不知有向上之善原在。故其說似是而非。唯孟子透到人生而靜以上。故曰善。然非以成性言性。而以繼善言性也。蓋從其不容說者。而彊說之也。故亦但徵諸情之可以爲善而已。蓋孔子正爲性體難說。故微言相近。以露乾元之端倪。而未嘗析爲四德。析性體爲四德。自孟子始也。亦於其不可分者。而彊分之也。程叔子亦泥四德之言。謂性中只有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

孝弟來。愚則謂人性只是一個無極之真而已。易嘗有仁義禮智四者來。故仁義禮智亦人性之假言而不可執也。何者性中既會有仁義禮智之德。豈不含有食色之欲。德自內生。欲豈自外動乎。伯子是以謂善固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善惡皆可謂之性。則皆不可執之以言性。然而言性者不曰善必曰惡。不曰無善無惡。必曰有善有惡。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也。豈但自掃其善惡皆性之案。亦掃孟子以情言性之案。而究竟其性善之案。故曰孟子之性善。乃是繼之者善也。則渾是

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宗旨也。噫微矣。或  
疑陽明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此雖對意之有善有惡  
者言。然心之體卽性也。不幾與告子之無善無不善  
濫乎。管子曰。告子認識神爲性。陽明無善無惡。則真  
如也。非識神也。謂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不但惡無所  
容。而善亦無所容。正是性善之本。色也。今爲添一蛇  
足。性何以曰善。性者太極。太極者萬善之母也。旣曰  
性善。何以又言無善無惡。太極本無極也。旣曰無善  
無惡。何以又言性爲善惡之統宗。太極生兩儀。有陰  
陽。卽有淑慝也。善惡旣皆性之所統。何以獨舍惡而

趨善。陰盡陽純。乃還性初也。既以陰盡陽純。還性初。何以云不斷性惡而證菩提也。陰陽同出太極。善惡原無二性也。惡性可轉而爲善性。但轉其習。不轉其體也。此語出於釋氏。乃煩惱卽菩提之義。在儒書則不斷食色而踐形盡性之說也。其旨與矣。

一說。崑山夏雲渠云。乃若其情解者。率謂性隱而情顯。故觀情可以驗性。不思公都子是歷歷舉個顯迹。以相質難。非疑性之杳微而難明也。孟子安得如此答他。且入之情。若籠統許他必善。則自堯舜文武而外。皆有所說不通矣。況欲以槩槩紂幽厲乎。世皆惑

於朱子。莫有覺其非者。不可以不辨。此情字不是。泛指人情。謂只就不善人觀。而其情致所向。必有可。以爲善者在。卽此幾微之天。可以窺性之本善也。觀。下文緊承之曰。若夫爲不善云云。意自明白。若夫。節緊覆上意。一正一反之辭。非兩項語也。但上節以。人之意向言。故曰情。此以人之作爲言。自應博而曰。才俗說。因此便謂上以情善證性之善。此以才善證。性之善。謬甚。四句人皆有之。皆就分數少的一邊。說。好是懿德。到底是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蓋公。都子所問三說。皆舉古人之不善人。以證性之有不。

善。孟子豈容籠統答他。亦豈容以強詞壓他。其曰可  
以爲善。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云云者。皆就不善而  
窺其幾微之善端。以驗其天也。若漫應之曰。人之情  
無有不善。人之才無有不善。則世皆堯舜。文武微子  
比干。乃可。其如瞽象桀紂幽厲。何欲以折三說而服  
其心難矣。朱子旣欠剖明。而後來說者。展轉加謬。殊  
失孟子本意。

富歲章

疑問云。通章根上論性。來總是發才之不殊。便了建  
麥節不是明性之同。建麥宜於地。宜於時。自然能生。



能熟者。皆才也。其才同而其致異。異於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則多暴之特異。於多賴者。亦出於陷溺。其心而然。只明得上一節之意。因說人同此類。則同此才。未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降才之殊。聖人與我同類者。正說其才同。其根於心亦無不同。就含下必悅理義之意。故龍子以下。挑剔出個心之同來。見得聖人亦與我同。只爭得一個先字耳。故理義之悅我心。不是說其悅之同。是形容個同然的不期然而然之妙。見人心本無不同而有不同者。誠陷溺使然。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前說何獨至於

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後說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二獨字。二同字。相應。極喫緊首節說降才之殊。下文同嗜同聽同美同然。俱在作用上說。重重打照此一句。細玩此章。明是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二句的注疏。管云。孟子形容心害最警切。前日外鑠鑠者。以火銷金之名。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今日陷溺。陷溺者。以水沒人之名。內汨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玩之。玩之。原旨云。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句與故凡同類者相應。說易牙師曠。是影出個聖人來。徐巖泉

云。心遇理義自然悅。不待使心到理義上方悅也。口遇芻豢自然悅。不待使心到芻豢上方悅也。天機之妙。不待安排。故不曰心之悅理義。而曰理義之悅我心。

### 牛山章

陳潛室云。孟子說平旦一段境界。乃指示喪失良心者。欲其認取此時體段。從此養去也。○通章須識此意。牛羊不又從而牧之。萌蘖之生日充日長矣。特之不反覆。平旦之氣日清日明矣。二節俱重下半段。陽明云。夜氣是說常人。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

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朱子云。氣日裏也。生。夜間也。生。只是日間生的。隨手耗散了。夜間的聚在那裏。所以平旦有些子可見。又云。夜氣不足以存。先儒解多未是。不足以存。不足以存。此心耳。非謂存夜氣也。羅近溪云。言夜氣存。良心則可。言心存夜氣。則不可。蓋有氣可存。則晝而非夜矣。禽獸正照上。與人相近之人字看。苟得其養。節只空空說。此是文章軟處。若拘拘以山木人心入講。則末節不得力矣。講錄云。引孔子之言。只是言心得失易而保守難。見不可不養。非是贊心之妙。

朱子云操則存四句。狀人心是個難把捉的物事。而人不可不操。出入便是上面存心。入則是在這裏。出則心失了。此大約泛言人心如此。又云心是個活物。須要操守。不要放舍。心不是無。只是走作逐物去了。又見得心不操則舍。不出則入。無閑處可以安頓。又云人心緣境如看一物。心便在外。看了即便在此。這便是出入無時。所謂入者非是此心既出而復是外人也。亦曰逐物之心暫息。則此心未嘗不在內耳。困知記云操舍之爲言。猶俗言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無令放失。卽此是操。操卽敬也。居

業錄云。孟子求放心。操則存者。只是約束收斂不放。縱使內有主而已。與禪家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者。相似而實不同。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着一個光明的心。則人倫世事都不管。陽明云。出入無時二句。學者要知得心之本體。原自如此。則操存工夫。始無間斷。不可便謂出爲入。入爲存。若論本體。原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自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

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亾。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此說從程子心本無出入。句生來說。非不精。但常人之心。豈能日應萬事而原無出入。須是操存得手的。方有此境界耳。亦與孟子引來警戒。凡人意不合。故斷以朱說爲長。又考大全中有一條云。問范淳夫女讀孟子曰。孟子誤矣。心豈有出入。伊川聞之。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識心。伊川此語。是許之。不曰此女必天資高。見此心常自然安定。無出入。然衆人不能皆如此。若通衆人論之心。却是走作的物。孟子所引夫豈之言。是通衆人論耳。觀此條。

則朱子非不知此說。但此處論心不當如是精言。故不用耳。

不智章

吾見亦罕矣。已不勝寒之者之深矣。況又有鴻鵠之馳乎。是併進見之頃亦寒之時。而非暴之時也。王之不智又何怪焉。兩句總是說王之疎君子而親小人。是一意。萌卽上章非謂萌蘖之生之萌字。

魚我所欲章

通章總是反覆挑出人人必有之良心。以示人所謂性善也。層層翻弄。真一摺一條痕。一掌一把血。首



節○生○亦○我○所○欲○半○段○。○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  
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觀○也○者○二○字○可○見○。○徐○云○。○生○  
或○在○義○內○。○義○當○生○則○生○。○義○当○死○則○死○。○全○是○義○做○主○張○。○  
舍○生○取○義○。○較○重○輕○不○得○。○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  
生○三○節○。○是○反○覆○發○明○良○心○之○必○然○取○義○。○却○埋○過○義○字○  
說○。○愈○覺○警○醒○。○孟○子○說○是○心○人○皆○有○之○。○恐○人○不○信○。○故○  
又○指○出○簞○豆○一○節○。○與○人○看○。○與○以○孺○子○入○井○。○明○人○皆○有○  
不○忍○人○之○心○。○同○意○。○不○受○嗾○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  
不○及○搏○。○稍○落○第○二○念○。○則○擾○擾○萬○慮○。○而○未○必○不○受○矣○。○此○  
不○受○的○人○。○與○下○受○無○禮○義○之○萬○鍾○的○人○。○作○一○人○看○。○孟○

子亦就陷溺的人說。若賢者則時時是禮義。豈待啐  
蹴之時方見得。萬鍾於我何加焉。語氣至此一頓。  
前言爲啐蹴而不受得生失死之簞豆。則今日之萬  
鍾。非爲生歿可知。意者求之吾身之外。爲宮室之美  
與妻妾之奉與。所識窮乏者得我與。如此方於鄉爲  
六句有情。亦見其受萬鍾真不可解處。此之謂失  
其本心。正與賢者能勿喪耳相應。

仁人心章

此章專是教人求心。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是一個  
心。朱子云。求放心也。不是外面求得個放心來。只

是求時便在。如我欲仁，斯仁至矣。只是欲仁便是仁了。又云：求放心，非以一心求一心，只求時便是已收之心。雖放去千萬之遠，只一收便在此。他本無去來也。放非專馳騖之謂，求非專操存之謂。若不識本來面目，求卽是放。若識得時，寧獨操存是收，卽放下亦是收矣。張子厚猶有定性不能不動之疑，而況後學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語意圓妙，任後人說學問，所以求放心說求放心，卽是學問。理未嘗不在。

無名之指章

管云此章近戲言而孟子發之有深意。蓋發人一點  
好勝之我心易而爲羞惡之真心也。下章同旨。疑  
問云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却屈於物欲而不能  
伸。故借指之屈伸爲喻。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  
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說。

桐梓章

所以二字極有味。所以養身。卽在養桐梓。見出日  
夜之所息。所以養桐梓。卽所以養身。且且而伐之。非  
所以養桐梓。卽所以養身。不必作兩層說。

兼所愛章

通章是教人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其緊要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爲二字。見養小者爲小人。由已不能考其善不善耳。末二節反覆甚言養小之必欲害大。以見小之必不可養。

鈞是人也章

姚承菴云。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是兩開問。孟子一邊就耳目之官。說到則引之而已矣。一邊就心之官。則思說到此爲大人而已矣。是兩開答。心被耳目引去。豈不是從其小體。耳目聽令於心。豈不是從其

大體。觀起語耳目之官。心之官。結語二而已矣。自見物交物。先立乎其大者。下若接一個則字。俱極有力。困知記云。心之官則思。皆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爲也。聖人所謂無意。無私意耳。所謂何思何慮。以曉夫憧憧往來者。書曰。思曰睿。作聖非思則作聖。何由。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故大學之教。不曰無意。惟曰誠意。中庸之訓。不曰無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門。窮理盡性。必由於此。彼禪學者。惟以頓悟爲主。必欲掃除意見。屏絕思慮。將四面八方路頭。一齊塞住。使其心更無一線可通。牢關固閉。以冀其一旦忽然。

有省。終有所見。不過靈覺之光景而已。士翼云。先立乎其大者。能思之謂也。外思而言立。非告子之疆制。則釋氏之悟空。朱子云。謂之立者。卓然豎起。所謂敬以直內是也。管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此百世心學之源也。三教聖人立教之關鍵。盡在此矣。孟子沒後。覩破此真消息者。甚鮮。儒重有思之思。禪玄俱重不思之思。而思與不思之間。實有竅妙。悟則得。不悟則不得也。總不逃於孔子咸九四之文言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周子洞明斯旨。故曰。思者聖功之本。無思本也。思通用也。

無思而無不通曰聖人。聖人雖無不通，不過充滿此心，無思之量耳。究竟只是當人本來之心。故孟子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近儒又染空宗之見，曰：三界惟心。此心天亦不能無我，乃生天生地之本。此亦不錯。但在佛口則爲妙覺真詮，在宗徒則爲合頭狂說。何者？天下未有不入坤元之乾元，亦未有不了坤學之乾學也。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此嚴戒於憧憧之思者。心官正，吾恐資非絕四，亟懲孔子不食不寢之思，而早從事於忘食忘憂之學。學雖成章，後達其達乾元未穩也。已悟性善源頭者，猶然而況今之儒。



或沈於義學。或染於禪學。心猶未得其職。而浪言先  
大乎其大得乎。

### 天爵章

三代盛時。士濡太學之教。鄉舉里選。公卿大夫。必世  
之仁義忠信人也。天爵人爵。更不容分。戰國之世。太  
學雖廢。而鄉里之選舉猶存。故尚有修天爵以要人  
爵者。降此則唯知人爵而求其要之者。亦不可得矣。  
今人之修天爵。已非古人之修矣。然天爵修而人  
爵得。天爵棄而人爵亾。卽爲要人爵者。計亦不當一  
日不修天爵。此孟子不得已喚醒人之詞。講錄云。

人有要之心。卽有棄之心。方其要人爵之時。則天爵之本固已亾。及其棄天爵之時。則人爵之本又已亾。故曰亦終必亾。一說亦終必亾亦指天爵說。若說人爵必亾。則後世之不修天爵。而人爵不亾者亦多矣。不知此章是孟子委曲爲要人爵一流人計畫之詞。正見天爵不可不修耳。

欲貴章

疑問云。通章提醒人在弗思耳。三字不願人之背梁文。繙上加所以二字。大有意味。又云。吾儒優游仁義中。不知其飽。而亦不以聞譽爲榮。云云者。就世之

慕膏梁文繡者借以點醒之耳。

仁之勝不仁章

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二句一  
趕說。亦終必凶。言一杯之仁亦併凶。管云此章  
若從人心體上說極細。然味孟子語意。不爲梁惠王  
移民移粟上發。則爲齊宣王一暴十寒上說。○大全  
陳氏蔡虛齋俱主此說。

五穀章

刪正云。此不是取萑稗。甚言五穀之不可不熟耳。徒  
恃其種之美甘爲他道之有成。注非本旨。夏雲渠

云孟子只說爲仁不熟歸於無用不必添出個他道以比蕪稗也。且出於仁便是不仁孰爲他道。孟子不以他物言仁而獨舉五穀蓋於美種中有獨見其真正者在也。學者亦必須先辨種而後可以論熟管子云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方是穀種若子襄之傳大勇於曾子雖從弘毅任穀種來而一失便成養勇之士去黜舍不遠矣。孟子研幾及此精矣哉。

羿之章

此章見上達之妙不離下學傳其可傳而不可傳者在其中矣。管云亦可想見孟學全守孔矩。

任人章

愚謂此章亦是論性何以明之。孟子以禮爲四德之一。正指人心。中天然之規矩言之。卽性也。告子有食色性也之論。任人蓋習聞而得其蘊者。曰不以禮食。不親迎。則人欲是性。而天理非性矣。孟子亦不與深論。只就其言析之。見論物者當從平處察情。不當從偏處起論。然何以欲食而不敢。終兄之臂。何以欲色而不敢。樓其處。子已直說到民之秉夷。有物有則。去處。告子之所謂食色。直指墮地思乳。開眼見光時。言此正與親親仁也。同時並現者。故曰性也。曰仁內。

也。或人則以事應之。緩急言之。落於後天矣。告子之指。亦不如是。然其說。卻是告子影響來。

曹交章

夏雲渠云。此章集註大舛。曹交蓋一時有志愿者。故孟子盡言以勸勉之。朱子都認作罪過他的說話。食粟而已。如何則可。藹然一段歆慕聖人。悔吝自家意思。又說他以形體求聖人。假館受業。又謂求道不篤。則要他如何。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便看做不容他受業。不知在曹交則宜請留。在孟子則自宜少遜避。道理自合如此。如朱子解。不特看壞了曹交。併孟子亦非。

以道理誨人。只發得一場嘔氣耳。原旨人皆可以  
以爲堯舜。重在一爲字。有無限意思。無限工夫。下亦  
爲之而已矣。弗爲耳。所不爲也。與人病不求耳。子歸  
而求之。二求字。俱是此爲字。陸象山云。聖人教人  
只是日用上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可爲堯舜不  
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  
就上面着工夫。聖人所謂吾無隱乎爾。誰能出不由  
戶。直捷是如此。尹和靖云。孝弟之道。非堯舜不能  
盡。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  
故事地察。直是適於神明。光於四海。非大聖人不能

盡。鄒東廓云。子歸而求有餘師。此正指點他爲堯  
舜之精處。夫孩提而知愛。長而知敬。入井而知憫。隱  
畔。躡而知羞惡。豈待詔告而後知哉。心之靈明爲嚴  
。於是是非。若黑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  
教耳。遵之可爲堯舜。背之不免爲桀跖。自欺自慊。由  
已而由人乎哉。以上諸說。俱是論理。如此耳。其實  
當日引誘曹交語氣。大是直捷輕省。蓋人果有爲堯  
舜之心。自然有許多精察。許多力行。如魚入水。冷煖  
自知。終不能說我是堯舜。便就是堯舜了。道雖一。以  
貫之。聖賢論當體與論工夫。自是兩樣。



小弁章

人子處親之變。自有必不可怨的。怨固不是。有必不可不怨的。不怨亦不是。孟子論到愈疏。不可磯處。真非致曲盡性者不能。疑問云。愈疏言親方疏我。而我復不以爲意。故曰愈疏。刪註云。孟子前言舜怨慕。而此單言慕。正見小弁之怨。從慕生也。註中增出怨字。非是。舜至五十已無怨矣。

宋愷章

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曰。以一服八。則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未嘗不言。

利也。但其言自有主腦耳。故曰。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孟子以仁義爲指者也。宋惺以利爲指者也。所指如此。功效隨之。所謂王伯之分公私之路也。疑問云。懷字極重。懷是懷抱之懷。拳拳於此而不失之意。懷字正是論心術。人心中下此種子。一時不見。久之。畢竟發出毒來。故曰。終去仁義。終字下得極妙。

居鄒章

疑問云。孟子引書詞。專重惟不役志於享一句。爲其不成享也。非釋書詞。書詞只好如此明白了。此句正答爲其爲相與一句。觀兩爲其字自見。或問屋廬子。

在不成享三字。屋廬子以不得之鄒。得之平陸。解儲子之不成享。極善發明。○此說亦當。第從舊說。於末節氣似不破耳。

先名實章

此章分三段看。一段以進不成爲人。退不成自爲。譏孟子之去齊。孟子說君子惟其心之無愧。不必其跡之同。二段以賢之無益於人國。譏孟子卽不去齊。名實未必有加於上下。孟子說賢者有益。只是其國不能用。三段譏當世無賢。故無名實之可見。孟子說賢者常有。只是非庸人所能識耳。前說君子亦仁而已。

矣。何必同。後說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俱看上  
推開說。不必粘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講。講錄云。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不用二字。不可忽。蓋孔  
子之去魯。由魯君之不用。可見孟子無功而去齊。亦  
由齊王之不用。非以不賢之故也。初問云。膾肉不  
至。便行。孔子似無會蓄矣。此之謂微罪。以膾肉不至  
而行。遂有名色。是。不苟去也。此皆孔子委婉深意存  
焉。孔子本旨。則以道之通塞爲去就也。孟子之仕齊  
去齊亦然。舊說以不致膾爲君相之微罪。亦不妨。  
微對顯言。夏雲渠云。孟子之去齊。亦必有微意。其

事。蓋。有。類。於。孔。子。之。去。魯。者。而。不。可。明。言。故。但。於。孔。子。而。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不。然。但。以。彊。詞。勝。人。以。口。勝。而。不。以。道。勝。何。足。爲。孟。子。終。不。顯。出。以。解。髡。之。三。譏。亦。宛。然。孔。氏。家。法。

### 五霸章

疑問云、此章之旨、却爲今之諸侯、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一節、又云、首節先立罪案、而下文發其罪、講錄云、許巡狩之事、見賞罰之權、只有天子主得、詳述職之事、見征伐之權、亦只有天子主得、王法自是如此、而五伯犯之、故曰三王之罪人也、疑問云、王

者重民。故入疆必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才。

講錄云。天子討而不伐。二句不平着。顛倒重天子上。蔡虛齋云。五霸之伐諸侯。而必摟諸侯以伐之者。此正假仁處也。以其不奉天子之命。亦須合諸侯之議。併諸侯之力。而以爲出於公也。天子則命方伯連帥。伐其罪。五伯則摟諸侯以攻伐。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壞其法也。士翼云。諸侯亡王而有王。桓文尊王而亡王。故曰五伯假之也。三王之罪人也。原旨云。初命由身。以及家也。再命由家。以及朝廷也。三命由朝廷。以及其國也。四命是內以修政。

事。而又恭行乎天討也。五命是外以應諸侯。而又奉行乎天命也。五命皆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非桓公自制也。長君之惡。罪亦不輕。特較之逢君之惡者曰小耳。語意與善戰者服上刑節同。疑問云。犯五禁處。卽是惡。輔氏云。長君之惡者。無能而發。懦阿諛之人也。逢君之惡者。有才而傾險。陰邪之人也。

慎子章

疑問云。此章專重一仁字。仁卽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爲道。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

可。亦是於理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字。我明告子以下。至況殺人而求之乎。此俱發明然且不可之意。而又掉應轉歛民來。此文章之關鎖照應處也。未以君子事君之則言之。而說至志於仁而後已。又文章之結殺處也。講錄云。天下事論個利害。尤須論個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齊不可伐。刪正云。言周公之封於魯。見魯之不可益。言太公之封於齊。見齊之不可損。藏緊意於慢語中。此文字妙處。賃言云。引其君三字貫至而已。作一句道者仁之發。仁者道之存。總是一心作用處處。



內裏無富彊之念。外面自無興兵殃民之事。所謂當道志於仁也。

今之爲臣者章

通章專罪人臣看我能爲君等語。是此輩逞技能口中說話。自以爲取天下之秘密。全在於此。不知如此富彊。是毒藥猛獸。卽與天下不能一朝居。秦始皇二世可鑒已。說由今之道一節。極痛快。言外見欲安天下。須是變今之俗始得耳。不然未有能一朝居者也。

二十章

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行之。不知其

流弊。且至於去人倫。無君臣。與闕許行章同意。

### 治水章

水之道也。一句極妙。水原以海為歸。禹惟循其道。而以四海為壑耳。若不循其道。而以鄰國為壑。則與逆行之。洚水無異矣。洚水禹之所治。而白圭以治水成之。又自詫以為愈於禹。不亦陋乎。

### 不亮章

此章有四說。朱子以亮與諒同。作好字面看。即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疑問云。亮與諒不同。此亮字是明亮之亮。心體上見得明白。然後可固執而不淪。

故曰君子不亮惡乎執。若作亮字解。則匹夫匹婦之  
為諒。君子貞而不諒。非好字面矣。張橫渠云。惡字  
去聲。讀言君子之為小信者。惡其執一而不通也。  
李湘洲云。君子不為小信。又何所固執乎。此又能權  
之意。漢疏云。不言信而言亮者。其體在信。其用在  
明。○按此說兼有朱子疑問之意。解亮字殊精。

好善章

袁七澤云。好善與彊知。慮多聞識。正相違。彊知多聞。  
必沾沾自喜。豈能好人耶。故無他技。乃能有容。講  
錄云。好善優於天下。以下俱是論其理。不就樂正子

說。疑問云。距字下得極妙。非是我去距入。人自遠去而不就也。

去就章

陳子云。古之君子如何則仕。亦傷當時之不可仕而言也。故孟子以君子不得已之仕告之。袁了凡云。此是泛論君子之去就。朱子因與孔子之事相煩。故引以爲證。不可紐定孔子身上說。末節不言去者。因饑餓不能去耳。稍能免死。便卽去矣。玩亦字而已矣。字自見。

舜發章

原旨云、舜曰發。傳說以下曰舉。君臣之判也。發者奮  
自己舉者拔自己。疑問云、天將節必先與所以二  
字相應。天之意只在增益其所不能而不能之增益  
全由動心。忍性來而忍性又始於動心。試以身驗之  
自見。羅念菴云、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  
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孟子論  
天將降大任一節盡之。然如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  
料理則爲聖學。由時態中料理則爲俗情。二者雖相  
去懸絕。然皆有收斂縝密增益不能之效。此正人鬼  
關頭。不可不自察也。孟子所言增益與改作者。指其

氣性未平。情欲未盡。與才力未充。正求此心不移耳。而世人往往折節於隕穫。諧俗於員熟。以爲增益。在是不亦左乎。刪正云。孟子嘗言不動心。而此言動心者。不動由動中出。震撼之極。轉見恬愉也。孟子道性善。而此曰忍性者。不但食色之性。宜忍。而天命之性。亦宜忍。收斂愈密。睿智愈通也。貢受軒云。昔不能堪者。今能堪之。昔不能耐者。今能耐之。昔不能不動者。今能不動。皆所謂增益其所不能。人恒過二節。只是反復申明增益出於困窮之意。與上節自是一意。似不必指中人說。末節生歎。是論道理如此。

其○實○憂○患○不○皆○生○惟○知○憂○患○者○能○生○耳○安○樂○亦○不○皆○死○惟○耽○安○樂○者○乃○死○耳○若○泥○定○說○則○繼○體○之○君○公○侯○之○裔○生○於○安○樂○無○憂○患○可○歷○者○豈○盡○死○哉○

多術章

原旨云○言術字便有個經畫區處在內○如我欲教人○直從而教之可也○乃不屑教而使之自悟○亦術矣○故曰教亦多術○不屑是多術中之一術○

四書說叢卷十六 終